

住在下铺的兄弟，你在哪儿？

○ 陈岩峰（1979级机械）

陈毅夫，江西赣州籍，1979年入学，只知道他1984年毕业后到江西工业大学读研，从此便失去联系了。

同窗五年，共住七号楼，最近听说这楼已被拆去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难免回想起一些往事，仍然历历在目，然而如今已经人去楼拆，未免多了几分惆怅。许久无法入睡，我索性起身寻来纸笔，把记忆中的几个小故事随笔写下，以表心意。

故事一：下盲棋

我下铺这位大侠可谓棋艺高超，班里无人能与之匹敌。他常像大师一样，端坐下铺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苦苦思索着只存在于他自己脑中的棋局。有一次天下大雨，宿舍只有我们二人，他见我实在闲来无事，便邀我切磋棋技。鉴于我着实是个臭棋篓子，不愿献丑，只能再三推脱，不料他竟口出狂言：“我可以闭着眼睛和你下，你只要说出你是怎么走的就行！输者请客！”被这话一激，我也来了兴头，索性答应了他。果然，他用毛巾蒙上了眼睛，开始大战。“左马走日，右象飞田，卒进一”，才走了十几步，我便失去一马，战局已向不利方向发展。眼看大事不好，而大侠神态自若，似乎一切皆在掌握之中。不出几招，我便又失去了几个子，情急之下，我也不再管他什么规则，开始胡乱报将起来，马走了田，象走了日，连车也拐

了弯。不一会，大侠发现了蹊跷，扯下布来，涨红了脸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棋盘，大吼：“不对，你谎报棋局！”我自然反驳道：“你有何证据？”哪知道他记忆如此清晰，将我企图蒙混过关的几步一一指了出来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连赔不是，低头认输，事先说好的午饭也不得不请了。

故事二：美声唱法

陈毅夫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在国庆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，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，于是他被公认为“李双江第二”。这大大激发了该同学的歌唱热情，从此每天早上，我们都会被楼下嘹亮的美声叫醒，虽然能免费听歌，但“听众”们似乎不太买他的账。某天早上，他正站在六号楼和七号楼之间的空地上练得起劲，突然一盆冷水从楼上泼下，正好把他淋了个落汤鸡。随之楼上窗户传来了的四川口音：“是哪个半夜鸡叫，还让不让别人睡觉？”我这位下铺的兄弟只得悻悻地回宿舍更衣，自认倒霉，并从此改成去西大操场练习。虽然觉睡好了，可早晨没了这几声高唱，竟然还觉得像是缺了点什么似的。

回想起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和他共同演唱了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。他是主唱，我和着他的节奏小声哼唱，最后获得了全班的掌声。至今仍然能记得他最拿手的歌是李双江的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，声音浑厚，

十分有韵味。仔细回想，似乎还能听到袅袅的余音萦绕在耳边……

故事三：江西工大的“大彩电”

毕业一年多，1985年我有机会到江西出差。工作之余得以与这位老兄在江西工大见了一面。因我是毕业后第一个和他重逢的同学，又是上下铺的铁哥儿们，本来一杯就会面红耳赤的他竟一时兴起地在学校餐厅要了两瓶啤酒。喝得多了，这牛也就吹起来没了边。“本人，人称江西工大之大彩电，人见人爱！细说原因有三个：第一，我是“文革”后第一个被分配到江西工大的清华毕业生；第二，人长得帅，走到哪里总能吸引众多女生的目光；第三，我是工大的在读研究生，前途无量，因此自然有大批美女追随。”听了这话，

我心中也不免有了几分艳羡之情。

在此顺便一提，我们铸造九班全班清一色都是男生，成了当时有名的“和尚班”，因此整整五年我们都没有和女生交往的机会。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当时的陈老兄显得如此春风得意，羨煞本人。

时间飞逝，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，曾经的同学也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而下铺的兄弟，你如今在哪里？

大家聚在一起时，总是会念叨你的名字。你的盲棋还下吗？你的美声还唱吗？当年追随你的美人中，又是哪个成了你最终的眷属？

夜深人静，回想起在清华园同窗时的趣事，内心长久地不能平静，索性提笔将它们记下，也算是对青春的一种追念了。

九字班赋

○王革华（1979级自动化）

七九金秋，月朗朗而迥明，风飒飒而异爽。两千学子，承亲友之厚望，清华撞筹；怀美好之理想，水木徜徉。炼钢遗迹犹存，学术星火已燃。科学初春，虽乍暖而路漫，犹攻城之摧坚。宿舍食堂，教室操场，四点一环无寒暑；理论实践，国学洋说，古今中外任贪婪。联产承包，疑主义之何往；门户打开，忧红旗而蓝天。虚无存在，证伪实证，民主竞选，潘晓舒婷，奇装异服，港台靡声，

九州茫茫波澜荡，庭院深深风云生。从我做起，任东西南北风；现在做起，尽心脑手足功。云卷云舒，花落花红，五载过隙，意气正浓。以兴国为己任，应时代之呼声。工厂学校，内地边疆，绘绚丽之图景，谱优美之乐章。烟云卅载短，华发鬓边长。年轮过半百，红日偏中央。清华精神民族梦，厚德载物双肩扛。大江东去流不止，体健家和国运昌。